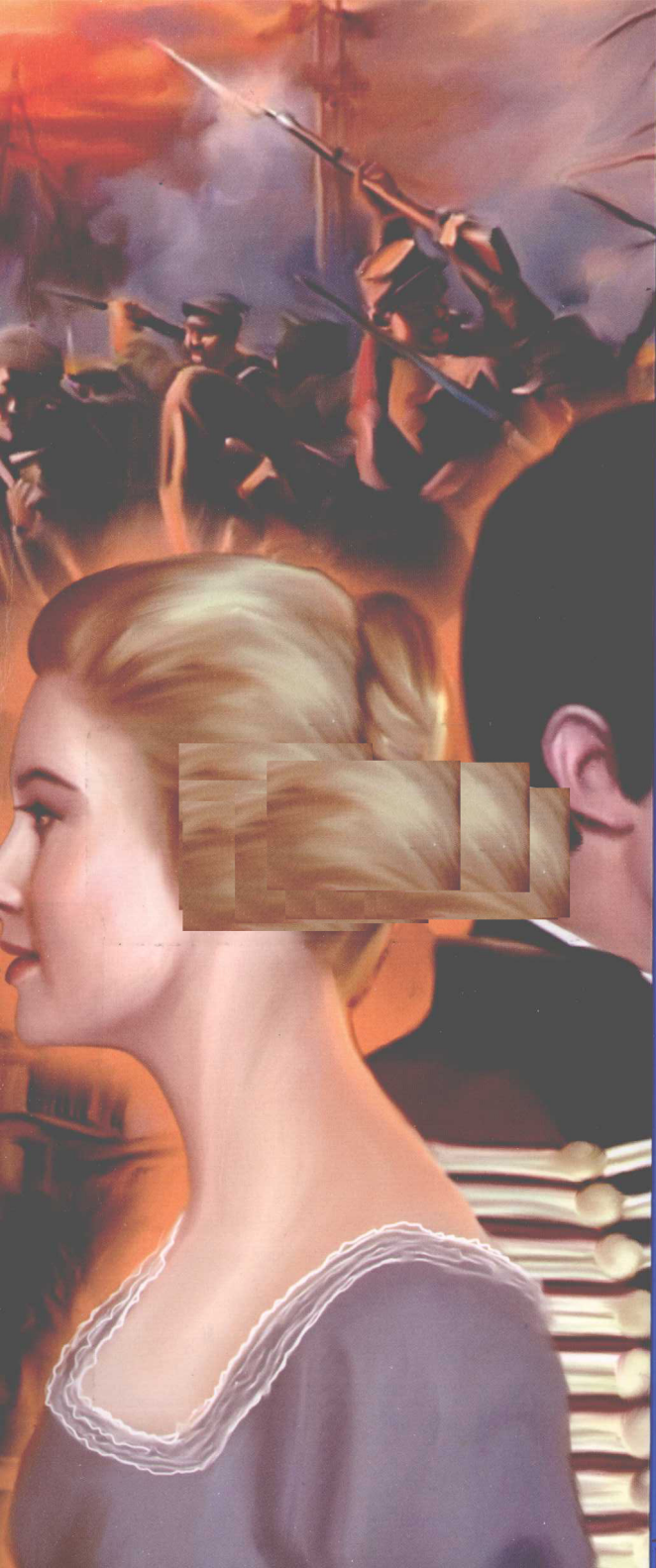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徐潜◎主编 王茨梅 王洪辉◎译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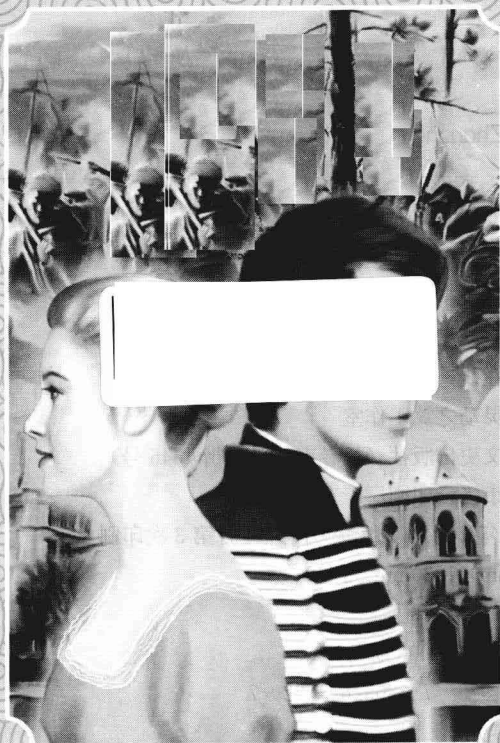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徐潜◎主编 王茨梅 王宏辉◎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导 读



1





目 录

一、山雨欲来	1
二、撤退总动员	21
三、生死之间	35
四、爱情惹的祸	52
五、信仰乌托邦	64
六、爱与哀愁	77
七、轻松假日	90
八、年轻的代价	98
九、前线	107
十、奇遇	120
十一、莫斯科和眼泪	140
十二、燃与熄	151
十三、转折	162
十四、圆梦	167
十五、在绝望中诞生	176
十六、阳光总在风雨后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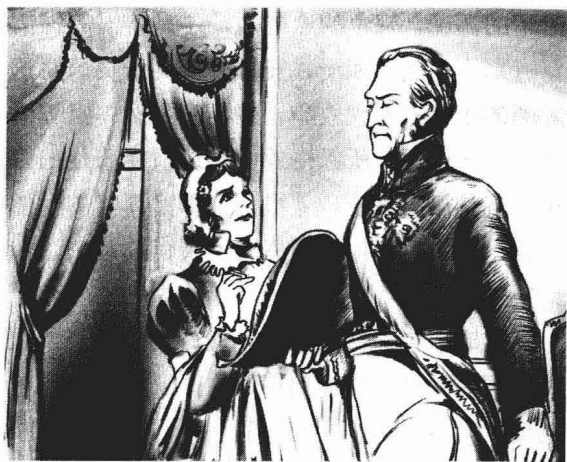




一、山雨欲来

1805年7月的一天，彼得堡的著名人物安娜·芭芙洛芙娜·涉来尔在家中举办了一次晚会，涉来尔可是太后面前的红人，所以邀请到的尽是一些达官政要。

发西利公爵第一个来赴宴，他的衣着一贯是那么得体、高雅，佩着明亮的勋章，扁平的脸上挂着微笑。可不巧的是，涉来尔夫人正患着感冒，所以言谈之间冷嘲热讽没给他一点儿好脸。但公爵先生



仍然用优雅的法语问候了夫人，并俯下洒过香水的秃头吻了她的手，然后安闲地、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两个人先是评论了一番时政，安娜·芭芙洛芙娜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这次晚会的主题：她想给公爵的儿子阿那托尔保个媒，女孩是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保尔康斯卡雅小姐。

发西利公爵一开始并没有真往心里去，可是一听说对方是有钱的名媛，立刻起身，用他特有的优雅而亲昵的动作，握住夫人的手吻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原样——懒洋洋地躺在靠背椅上。

渐渐地，客人们陆续来到了客厅。发西利公爵的女儿——美人爱仑；彼得堡最迷人的妇人——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发西利公



爵的儿子依包理特与他的老相识莫特马尔；莫利奥神甫等等，彼得堡最上流的显贵几乎都来了。

年轻但有些矮小的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无疑是这个晚会上的小可人，至少每个男人都这么想。她一直在抱怨今天的衣着有些随便，其实她已经很高雅了，尤其是一说话露出来皓白的牙齿，更显得妩媚动人。

正当诸位宾客言谈正欢时，来了一位胖胖的年轻人，他是大名鼎鼎的别素号夫伯爵的私生子彼埃尔先生。刚从国外回来，无论是时髦的裤子，棕色的燕尾服，还是羞涩的神情都使他显得与周围气氛有那么一点不和谐，安娜·芭芙洛芙娜对这个涉世不深、初入交际圈的年轻人不太放心，甚至有那么一点惊恐——害怕他胡言乱语惹下什么麻烦，所以格外留心地注视着他的言谈，好在彼埃尔像个进入玩具店的孩子，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期待着人们说出聪明的言论，最后，他走到莫利奥神甫那边去了，因为他觉得这里的谈话很有趣。

这时依包理特正起劲儿地讲述拿破仑处死“情敌”翁歧安公爵的逸闻，尤其是讲述到皇帝的昏厥症和“情敌”之间相见的戏剧性场面时，他的夸张性表演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妇女们都兴奋起来，矮小的公爵夫人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儿，兴致盎然地欣赏、倾听着，只有彼埃尔先生和神甫在激昂地谈着时政，他们兴奋地高声谈着，对周遭的一切置若罔闻。这使得安娜·芭芙洛芙娜很不高兴，她走过去严厉地望了望彼埃尔，又用询问意大利的天气这样无聊的问题打断了他们俩人的谈话，把他们合并到大团体中去了。

这时客厅里来了一个新客人——年轻的安德来·保尔康斯基公爵，他是先来的迷人的公爵夫人的丈夫。他虽然身材不高但非常英俊，具有明确而冷静的面庞，疲惫而厌倦的眼神，也许是觉得客厅里的人都庸俗不堪，他都懒得抬眼看他们一下，甚至包括自己美貌的妻子。他吻了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手，然后就眯起眼茫然地看着大家。





“听说你要从军打仗了，公爵阁下？”女主人问道。

“是的，做库图索夫将军的副官。”保尔康斯基有礼貌地回答。

“那您的妻子呢？”

“她到乡下去住。”

安德来公爵似乎不太喜欢这种无聊的应酬，转身要走开。这时彼埃尔走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的手臂。两人四目相对，满是友爱的喜悦。

这时，发西利公爵及女儿爱仑起身告辞了。他们得去使馆出席一个庆祝会。当爱仑从彼埃尔身边经过时，彼埃尔几乎是用惊讶而狂热的目光看着这个美人。

已衰败的老贵族夫人德路别兹卡雅公爵夫人在前厅赶上了发西利公爵，请求他帮忙把自己的儿子保理斯调到禁卫军工作，最好是做库图索夫将军的副官。发西利公爵勉强答应了她的前一个请求，至于后一个，无论这位可怜的老妇人怎样哀求，都无济于事。

客厅里的客人们仍在兴致勃勃地讨论时政，比如拿破仑在米兰的加冕礼，安娜·芭芙洛芙娜显然对这个战争狂人没什么好感，言辞中充满讥讽，彼埃尔却认为这个个性张狂的人精神伟大至极，他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自然引来了在座人士的惊嘘。彼埃尔似乎全不介意，接着宣布自己对拿破仑的赞赏，并和女主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安娜·芭芙洛芙娜联合子爵先生向彼埃尔发难，而安德来公爵在暗中支持着彼埃尔。

这时，依包理特公爵用俄语讲了一个蹩脚的笑话，在大家还不知所云的当口，这个糊涂的家伙自己先乐不可支起来，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只有女主人赞赏他这种社交礼貌。

客人们陆续告辞了。彼埃尔显得有些笨口拙舌，他既不懂得如何进交际场，也不懂得如何出，更不会在临别时说一些让人愉快的话，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但他的善良、单纯的态度似乎弥补了这一缺欠。

安娜·芭芙洛芙娜可没有忘记今晚会的主题。她和公爵夫人





最后敲定了为阿那托尔和安德来公爵的妹妹保媒的事。而依包理特公爵似乎对矮小的安德来公爵夫人更感兴趣。他一边贪婪地盯着美人看，一边凑上去殷勤地讨好她，安德来公爵显然对这个色鬼讨厌至极，冷淡地让他快点走开。而对彼埃尔则不同，诚挚地邀请他再见面。

彼埃尔乘车也来到安德来公爵的家，就像他家中的一员一样，径直来到书房，他想和安德来公爵讨论一下关于时政的问题，以及政治均势与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而安德来公爵显然对于这种抽象的谈话不感兴趣，他问彼埃尔职业选择得怎么样了，要知道，彼埃尔已经找了三个月的工作了，却一无所获。

彼埃尔认为自己不适合参军，因为战争反对拿破仑的，他不能违心地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安德来公爵对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只能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这时，公爵夫人进来了，她不愿意丈夫参军打仗，而把自己孤零零地抛在家里。她显然有些抱怨的语气，上唇也嘟起来了。她以为自己怀有身孕可以让丈夫留下来，但安德来公爵显然并没有理会这些，这让公爵夫人失望至极，她脸色通红，失望地向上举了举她的双手：“啊！安德来！你变了，你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安德来公爵说：“忘了医生的忠告了吗？睡眠或许对你来说更有好处。”

公爵夫人沉默了，她那有美丽绒毛的嘴唇抖动起来，安德来公爵也站起来，烦恼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彼埃尔惊奇地望着他们夫妇，想说些什么，又不知如何规劝才好。尤其是看到公爵夫人泪痕斑斑，他也动了恻隐之心，便要起身告辞。

安德来公爵一把拉住了他，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你别走，别理她。

公爵夫人委屈极了，她先是流露出幽怨的神情，忽而又变得可怜至极楚楚动人，她用美丽而哀怨的眼睛瞥了一眼丈夫，露出了做





错什么的表情，像乞求主人原谅的小狗。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公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又不失优雅地吻了吻他的前额，算是晚安道别。

安德来公爵很长时间没有开口说话：

“我们吃饭去吧。”他叹了口气，然后提出了一个有点活力的提议。

两位朋友一边享用美食，一边畅谈婚恋观。安德来公爵把手臂搭在桌上，带着略有些神经质的表情激动地说：“千万不要结婚，我亲爱的朋友。我是觉得你够朋友才说这些的。除非是到了你不再爱你选择的女子的时候，除非是到了你将她彻底看清楚的时候了。要不然你就到老态龙钟一点用也没有了的时候再结婚。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会将高贵的精力浪费于日常琐事中，是的，朋友，千万别那么惊诧地望着我，假若你一旦结了婚。更要命的是你还想进取，你会更加痛苦，因为这样和一个白痴有什么区别呢？”

“何必结婚呢？”他用力地摇了摇头。“……我的上帝呀！只要我现在是个没结婚的小伙子，那么什么我都可以牺牲。我向你第一次袒露心扉，因为我爱你。”

安德来公爵说这些话时，和那个在交际场合冷漠的看客判若两人。先前眼中熄灭的熊熊生命之火，此时因激动而闪耀着炯炯的光辉。

“你肯定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说了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安德来继续说：“但这就是生活，彼埃尔，你提到了拿破仑和他的事业，但那个人是自由的，在他心中只有目标而没有别的。要是你把自己和女人纠缠在一起就会像戴镣的犯人，失去了一切。女人，哼！女人，也许我的父亲说得对，她们处处自私、虚荣、愚笨、浅薄——你不要结婚，我的好朋友，你千万不要结婚。”

彼埃尔听得目瞪口呆，本来他认为安德来公爵前途无量，生活幸福，没想到他发出了这番宏论。

安德来公爵用善良的眼睛望着他，“我看重你，因为你是我们



整个社交界中唯一的活人，你就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自由，有无限的可能。”

“好吧，”彼埃尔说，似乎突然有了一种快乐的思想。“真的，我早就感觉到，在这种交际场合里混，我什么也没思考，什么也没有，再也不想去了。”

“真的？你发誓！”

“我发誓。”

彼埃尔离开他朋友家里时已经是半夜一点钟了。彼埃尔在回家的路上，他忽然想起今天晚上阿那托尔·库拉根那里有赌局和狂欢。但他马上想起同安德来公爵发的誓，但像所有意志薄弱的人一样，他决定最后再过一次放纵的生活，并且他认为誓言是无所谓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假如自己明天就死了或者突生什么变故，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彼埃尔常常会有这样的思想，它正吞噬着他的一切决心与意志。

彼埃尔到了禁卫骑兵营阿那托尔的住所，到处是空酒瓶、斗篷、套鞋，都零乱狼藉，酒气弥漫，叫声喧杂。赌局与夜餐已经结束，但客人们都还没走。彼埃尔以为没人见到他，就偷偷地溜进去喝杯里的剩酒。这时，阿那托尔发现了他，叫他过来看一出好戏。原来步军军官道洛赫夫要同在场的英国海军军官史蒂芬斯打赌，道洛赫夫要坐在三层楼的窗户上，把脚垂在窗外，喝光一瓶甜酒。

“好，”彼埃尔望着道洛赫夫说。

道洛赫夫手拿一瓶甜酒，走到窗前，从窗子里可以望见天空中美丽的晚霞。“听着！”他站在窗台上向着屋里边叫喊。大家都静下来了。“我赌五十金卢布，还有一点，假若别人也这样做，我给他一百块金卢布。”英国人点了点头。

道洛赫夫果然做到了，英国人只好掏出了钱袋。

这时，彼埃尔跳上了窗台，他忽然大叫：“叫人拿瓶酒来，我也能这样！快，叫人拿酒来……”这声音一听就已经醉得不成样子





了。人们都去拖他的手臂，但他是那么有力，走近他身边的人都被他推得很远。

“不行，你们这么干是劝不住他的。”阿那托尔说，“等一下，看我怎么哄他。听着，我和你打赌，但是要在明天才行，现在我们大家得找个地方乐一乐。”

“那可得带上我！”彼埃尔大叫，“我们去……我们带小熊一起去。”

于是，他抓住小熊，抱着它举过头顶，开始和小熊在房里打转。

发西利公爵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保里斯调到塞米诺夫禁卫团做准尉，可是队伍已于八月十日从彼得堡出发了。保里斯只好留在莫斯科备置服装以便能追赶上大部队。

与此同时，罗斯托夫家在庆祝两个娜塔丽的命名日，母亲与小女儿同名。从早晨起就宾客盈门。

伯爵夫人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养了十二个子女。她的举动已经有些迟缓了，这反倒使她平添了几分庄严与华贵。伯爵先生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的微笑，梳理着光头上稀疏的灰发，又忙着迎来送往。他穿过花房和听差房，到饭厅吩咐一番，又满意地叹着气，又走进了客厅。

客人们谈到了本城的重要新闻，谈到著名的富翁，叶卡切锐娜朝代的美男子，老别索号夫伯爵的病情，谈到他的私生子彼埃尔，那个莽撞的小伙子在安娜·芭芙洛芙娜夫人的晚会上显得是那么失礼。

“都是现代教育惹的祸，这个年轻人根本就无人照看，现在，在彼得堡，听说他做出了可怕的事，叫警察给他驱逐了。”

“对呀，他和道洛赫夫、阿那托尔三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只熊，带到一个女伶那去了，警察赶去制止，被他们把熊和警察绑在一起，扔进了莫益卡河里去了，熊背着警察游泳。”

“别索号夫公爵病得可不轻，他的四万个农奴和数不清的钱归





Shanzheng
yubehang



谁来继承呢？”

“那还用说嘛，彼埃尔和发西利公爵呗，哎，听说，发西利公爵已经到了莫斯科了，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

正谈话间，今天的主角——娜塔莎无意中跑进了客厅，这个十三岁的少女，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不美丽但十分活泼，同时进来的还有：做军官的保里斯，伯爵的大儿子——大学生尼考拉，小儿子彼得波洽，以及伯爵十五岁的外甥女索尼亚。

娜塔莎今年十三岁，是个黑眼睛、大嘴、十分活泼的小姑娘，她已经到了一个可爱的年纪，介于孩子与少女之间。她为了自己的玩偶——米米娃娃无意中来到客厅。伯爵和伯爵夫人十分疼爱她。这时她的注意力仍然在同时进来的小伙伴身上，因为他们要比客厅里无聊的谈话有趣得多。

同时进来的年轻人，一个是军官保里斯，他是个高高的金发少年，表情沉着。一个是大学生尼考拉，他的个子不高，鬈发，表情坦率，充溢着年轻的冲动。保里斯一进来就大方地和娜塔莎开玩笑，说娜塔莎的布娃娃五年没见已经变老了。说了这话，他瞥了瞥娜塔莎，娜塔莎把脸避开了他，只是看了看自己的小弟。她终于无法克制自己，跳起来飞出门去。

保里斯也悄悄地走了出去。

这样一来，只有尼考拉和索尼亚两个小辈儿留在客厅。索尼亚是个苗条的姑娘，眼睛无限柔媚，像一只美丽而狡黠的小猫。

老伯爵指着尼考拉向女客们介绍说：“这孩子很看重友谊，他的朋友保里斯做了军官，他也在打算服兵役去了。”

“完全不是因为友谊，”尼考拉羞红了脸，“我只是觉得服兵役是我的天职。”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忘了看一眼表妹和其他年轻的女客。小猫也用眼睛盯住了他，似乎时时刻刻都准备冲出去玩。可就在这时，尼考拉和卡拉基娜的女儿尤丽攀谈起来。这样，嫉妒就像一把利刃，刺伤了少女的自尊，索尼亚脸红了，但仍故作微笑，她几乎无



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于是站起来回屋去了，尼考拉马上失去了活泼的表情，中止了谈话，不安地走出房去寻找受伤的人。

回过头来看另一对年轻人吧。

娜塔莎出了客厅来到了花房，等着保理斯出来，正在焦急不安的当儿，她听到了年轻人的脚步，就立刻躲到花桶之间藏了起来。

这时面色发红的索尼娅进来了，含着泪，愤愤地自言自语，娜塔莎刚要出来但又忍住了，因为她预感到要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发生，果然不出她所料，尼考拉匆匆地跑了进来。

“索尼娅，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别管我！”索尼娅啜泣着说。

“索尼娅，你就是我的一切，这还用证明吗？”尼考拉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

“好，我不说啦，请你原谅，”说着，他把她拉到自己面前，吻了一下。

“啊！多么有趣呀！”当两个人走出去的时候，娜塔莎怀着思春少女的情怀，找到了保理斯。

“到这里来，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娜塔莎带着狡黠而意味深长的神情说。她说，领他走进了花房，到了先前她在花桶间躲藏的那个地方。

保理斯微笑着跟她走。

“你吻一下小娃娃，”她说。

保理斯关切地望着她的兴奋的脸，没有做声。

“你不愿意吗？”她说，向花丛中走了一点，抛开了布娃娃，“靠近一点，”她低着声说。抓住了保理斯的袖口，脸上现出了红晕，严肃又略显恐惧。

“保理斯，你愿意吻我吗？”她用自己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皱着眉，兴奋得几乎要流泪。突然，她跳上了一个花桶，在保理斯的唇上吻了一下。





zhanzheng
guohong



保理斯的脸红了，他说：“我爱你。但请你记着，我们不要再做刚才的事了……再过四年……我就要向你求婚。”

娜塔莎思索了一下。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在纤细的手指上计算着日子，“好！一定的吗？”

“一定的。”

“永远的吗？到死不变吗？”

于是小女孩挽着他的手臂，带着幸福的笑容，一起慢慢地走进居室。

安娜·米哈洛芙娜公爵夫人和儿子保理斯离开了难忘的命名宴会，搭车来到别素号夫伯爵家的院子里。

母亲理了理染过色的绸衣的皱褶，然后踏着磨蚀了后跟的低口鞋，轻快地向里走，儿子低了眼，镇静地跟在她后面。

在大厅里正巧碰上了送医生出来的发西利公爵。公爵穿着天鹅绒的上衣，衣着像家里一样随便、自然，而表情却是那样凝重。

“我们又在这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情况下会面了，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夫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对方冷淡的不敬的目光，接着说：“我的儿子非要当面来感谢你。”

公爵的神情现出了更多的自尊和优越感：“你要努力地为帝国服务，做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语气严厉但非常冷淡。

“大人，我是在等候命令去做新的工作。”保理斯平静地回答说，他没有表现出恼怒，只是那么安然而恭敬地回答问题，这使公爵有点意外，注意地看了看他。

“医生们怎么说的？”公爵夫人在她哭肿的脸上又现出了悲哀的神情。

“希望很小，”公爵说。

“保理斯，你去看看彼埃尔，我去看看你可怜的教父。”

彼埃尔是在前几天回到莫斯科的家里的，照例住在父亲家，家里的妇女们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所以他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



不出来。

当保理斯来看他的时候，他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在用剑刺杀不可见的敌人，然后自言自语，举起双臂。彼埃尔已经完全忘了保理斯是谁了，他正沉浸在拿破仑的伟大的事业中。

保理斯从容不迫地、带着大胆的有点儿嘲笑的口气介绍了自己，刚开始彼埃尔觉得他不过是个贵族客厅中常见的夸夸其谈者，所以并没有在意，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他消除了先前的偏见，尤其是保理斯说出了如下的话：“我们虽然很穷，但至少我认为我们不会向你富有的父亲请求什么，或是从他那里获得什么。”

彼埃尔思考了半天，终于明白这话的真正含义，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以他特有的笨拙但迅速的动作，抓住了保理斯的手，脸显得比保理斯红得更厉害，俩人从此成了朋友。

却要为金钱这样庸俗的事费心，或许还有她们的青春早已逝去……但两个人的眼泪又都是愉快的。

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命名宴会开始前，彼埃尔到了这儿，他笨拙地坐在客厅里最先碰到的椅子上，挡住了大家的路，他一进来就天真地张望，似乎在找谁。他是这样地让人感到不舒服，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注意到这些。大部分的客人都知道他和熊的事，但人们都好奇地想知道眼前这个高大肥胖、又异常沉静的年轻人，怎么会同一个粗俗的玩笑联系在一起。

这时，客厅里来了几乎整个莫斯科与彼得堡都闻名的夫人——玛丽亚·德米特瑞叶芙娜。她以思想正直和言语坦率而著称。她一进来先给了今晚的主角娜塔莎一件梨形的琥珀耳饰，接着就教训起彼埃尔来。

“先生，好样的，你尊贵的父亲躺在病床上，而你却真会寻开心，把警察放在熊背上，丢脸哪！先生，最好你去打仗吧！”

彼埃尔有些难堪，幸好宴会及时地开始了。保理斯坐在彼埃尔旁边，向他介绍客人的名字，而彼埃尔很少说话，他在观察着众多的新面孔。他无意中发现了娜塔莎与保理斯的秘密，觉得初恋男女





的目光很好笑。

酒宴上，男客们都在谈论法俄之间的宣战檄文，以及为什么要同拿破仑打仗。尼考拉认为：俄国人应该去死或战胜。他显得十分激动，坚决地不顾一切地转动着碟子，移动着玻璃杯，好像他此刻就遭遇到了巨大的危险。而索尼娅在尼考拉说话时全身打颤，脸红到耳根，一直红到肩头。

而在女客们这一方，娜塔莎在胡闹，她先是用目光向彼埃尔看了一下，要他倾听，然后欠起身子，顽皮地问妈妈一个甜菜（其实是冰布丁）的名称，母亲正要严厉地制止，客人们都笑了，觉得这个小女孩超乎常人的勇敢、伶俐。

宴会结束后，大人们都围在牌桌前，而孩子们都聚集在钢琴与竖琴前，他们要求有唱歌天分的尼考拉和娜塔莎合唱一首《泉水曲》。

“哦，快点，保里斯，到这里来，”娜塔莎说。这时她回头一看发现索尼娅并不在这里，就去找她。

娜塔莎在走廊的箱子上发现了哭泣的索尼娅，她正用手蒙着脸在哭泣，娜塔莎见了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她可没什么伤心的理由，或许只是觉得朋友在哭，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过了一会，俩人都攒够精神，就开始拭泪，说话了。

“尼考拉就要走了，他是个好人，他写了很多诗，我抄了一些，可是韦拉看见了，她说要给大人看，她还说你母亲决不会让尼考拉娶我、他要娶尤丽的，而他们……又整天在一起……”

这时，她又开始哭了，而且更加伤心。娜塔莎扶起了她，并且含泪微笑着开始劝慰她：

“放心吧，小猫咪，尼考拉不会娶尤丽的，他并不爱她……”

女孩就是这么奇怪，刚才还阴云密布，一转眼就又晴空万里了，索尼娅迅速地整理着衣裳和头发，她已经现出了活泼的神情，把最珍贵的诗放进怀里，带着发红的脸，迈着轻快的步子合唱去了。

过了一会舞会开始了，音乐响起时，娜塔莎请彼埃尔跳舞，而





罗斯托夫伯爵请严肃的玛丽亚·德米特瑞叶芙娜跳舞，伯爵跳得好极了，他甚至要求乐师奏得再快些，而自己越跳越快，越灵活，得到了在场人一致的热烈掌声。

当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在客厅中跳起了第六支英格兰舞的时候，别素号夫先生的病又第六次发作了，医生们宣布已经没有了复元的

希望。他们决定立即施行手术，但手术的结果却是有预料的。——他们只活了几天。

